

回味

童谣思故乡

谈正衡——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回味

童谣思故乡

谈正衡——著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味：童谣思故乡 / 谈正衡著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6.1

ISBN 978-7-5473-0892-9

I. ①回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儿歌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①I28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0920号

回味：童谣思故乡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：186千字

印 张：8.125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892-9

定 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：52069798

同一首歌(序)

唐玉霞

如果说故乡是一个人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地方，那么童谣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盘旋在心底的旋律。

童谣是世界的。世界各国、各民族，即使是没有文字的族群，都有童谣。这种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的歌曲，词浅白，曲简单，就是这浅白简单的童谣却饱含最天真的认知、最真诚的梦想、最深刻的情感，以至于回味悠长、终生难忘。谈正衡先生的《童谣思故乡》通过搜罗一代、几代甚至数十代人心中儿时的旋律，诠释春种秋收的辛劳与喜悦，提炼童谣深处那些在漫长的时间和琐细的生活中累积、凝结的情感，以最直白的天籁，作一场农耕文明的集体回忆。

童谣总是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这是陪伴江南童年的童谣，水乡的四季，在稻子的抽穗与小河的潺湲里跳跃。所以有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二月二里炒豆豆”；“五月天，六月天，哪有闲人在路边，人人都有一把秧在手，‘发棵’、‘发棵’，叫上天”。作为地域文化与地方生活的结晶，童谣根植于土地，典型的农耕劳作情节和鲜明的乡村生活是童谣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虽然地域特征各有差异，习俗不尽相同，生活的本质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哪里的童谣，其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强烈的生活气息始终息息相通，让童谣兼具地域性和广泛性。

作为口头艺术，童谣是流动的。也许是某个传唱者理解的差异，或吐字的模糊，口口相传使童谣成为一种个性善变的创作与流传。



我的家乡和谈正衡先生的家乡同在江南，乡俗差别不大，童谣却有明显差异。比如《花喜鹊》，在谈正衡先生记忆里是“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关起门，砸冰糖，砸完冰糖想老娘，老娘变成屎壳郎”，在我家乡是“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”。不尽相同，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大同小异。

童谣更是文学的，是无数生活有心人、民间艺术家最接地气的反映生活、表达情感，浸透了民间的智慧和幽默，是口头文学朗朗上口趣味盎然的表达形式。当它们在谈正衡先生沧桑的人生阅历、丰富的生活经验、渊博的文学涵养以及柔软的不失童心的解读下，丰富、深邃，而又如此美好，是生活和情感的美好，也是文字与情怀的美好。它直率，像学步的孩子，摇摇摆摆的样子虽然笨拙，却又如此可爱；它睿智，像白发老人，饱经磨砺，却不改赤子之心。这种可爱与睿智，是童谣的力量所在。

童谣也是过去式的。时间稀释了它的丰富，也是时代在此挥别，哺育童谣的农耕社会已经成为过去。高速发展与高速更新的现代社会，不会再有传唱千年的一首儿歌，不会再有蛰伏某地安抚几代人的童谣。孩子们的童谣是千篇一律的幼儿园歌曲，是万众一声的电影、电视剧主题曲。千山暮雪，柴门犬吠，蜷在母亲怀中，叼着乳头，听她呢喃：“龙灯胡子长一长，生个儿子状元郎；龙灯胡子短一短，生个儿子开茶馆。”母亲说：“伢，你明个大了给妈妈考个状元郎回来。”或者天阶夜色，蒲扇流萤，祖母在耳边口齿不清地吟唱：“萤火虫，挂灯笼，跟我走，到门口，门口塘，一条鲤鱼八尺长。”美好的愿景，朴素的想象，信嘴唱出的曲调，这是怎样一种自然到不假思索的表达，没有一种文化和精神，是以这样简单的形式作直抵内心的表达，并且难以忘怀。缠绵的母音、悠远的回忆，余音不绝于耳，余温不绝于

心，却不再回来。

呢喃，是林徽因的呢喃：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；吟唱，是北齐为婴孩洗面时母亲的吟唱：取花红，取雪白，与儿赝面作光悦。童谣远去，固然是童年的某种缺失，更是民间文化的断裂。这种断裂，不是回忆和回味可以弥补的。因此，谈正衡先生的《童谣思故乡》不仅仅是一次怀旧，当他以童谣作引子，唤醒童年的记忆，重现已经消失的充满泥土气息和稼穡身影的生活，他试图链接的，还有生活之上明净的情感。《童谣思故乡》，童谣思念的何止是故乡？

故乡是一个人一辈子念念不忘、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；童谣，是一个人一辈子念念不忘、却再也无法用稚嫩的童音唱起的旋律。童谣总是温暖的，无论它以何等粗粝的文字、村野的内容、单调的音符出现。它是陪伴，是安慰，是回忆，是心底最柔软与记忆最深处，所有人的同一首歌。这一刻，打开《童谣思故乡》，有人轻轻唱，有人慢慢和，在这满满的喜悦满满的亲切满满的忧伤里，借江南的童谣回味童年的余香、农耕的余味。你知道，有些人，有些情怀，是永远的乡愁，永远的忘不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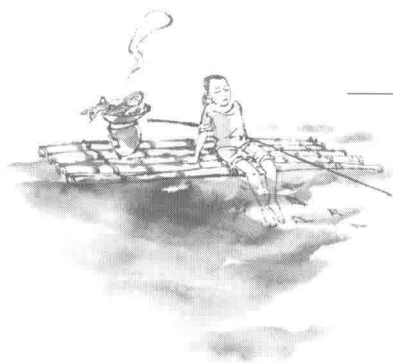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同一首歌(序)

第一辑

青草碧水



二月二 / 3

三月三 / 7

学校 / 11

月亮粑粑 / 15

挑猪菜 / 19

放牛 / 23

乡野上的甜润 / 29

初夏 / 34

划龙船 / 38

黄梅天 / 42

“闹”田缺 / 47

逮泥鳅 / 50

摸老蚌 / 53

捉螃蟹 / 57

放卡子 / 61

龙吊水 / 64

车水 / 68

玩水 / 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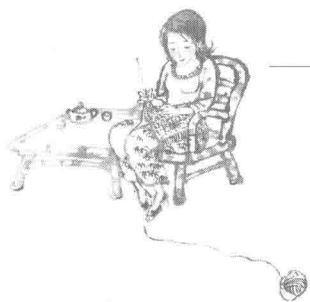
叽哩子叫 / 76

萤火虫 / 80

乘凉 / 84

第二辑

日长悠悠



- 走家婆 / 91
养媳妇 / 95
大奶奶 / 100
小白菜 / 104
大头 / 108
小木匠 / 112
打铁两兄弟 / 117
船拐子 / 121
渡船 / 126
豌豆花 / 130
金樱子 / 133
南瓜花 / 136
鸡头菜 / 140
水红菱 / 144
花喜鹊 / 148
黄师娘 / 152
燕子回旧巢 / 155
发棵鸟 / 158
打鱼郎 / 161
小麻雀 / 164
水葫芦 / 169
纺织娘 / 173

第三辑

季节之外



老鼠子啃锅盖 / 179

黄鼠狼 / 183

扯鬼经 / 187

戏台 / 192

忙喜 / 197

马桶 / 201

盖屋 / 204

捞塘泥 / 208

赖尿鬼 / 212

剃头 / 216

推车 / 219

货郎担 / 223

吹糖人 / 226

过年 / 230

花灯 / 235

龙灯 / 238

马灯和罗汉灯 / 242

在我们的童年里(后记) / 246

第一辑

青草碧水

风儿带来新绿的喜悦，
落地生根的日子里，
阳光如鱼鳞闪烁



二月二

二月二，
龙抬头，
二月二里炒豆豆，
吃完豆豆剃龙头，
剃个龙头满村溜，
鼻涕淌到嘴里头……

年前剃过头，整个正月不能再剃了。头上毛发养到二月二剃，讨个好口彩，叫剃龙头，“二月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。格个说法靠谱吗？没人讲得清。不过，二月二的早上，外面总会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：炒豆子喽！吃炒豆子喽……到了学校，许多人口袋都装得鼓鼓的，下了课大家走到教室外，叽叽喳喳比着谁的炒蚕豆香、脆，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交换着吃，耳边一片咯嘣咯嘣嚼豆声响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龙是不须剃头的，龙睡了一冬现在醒来，把头抬起四处望望。这一望山就青了，水就绿了，天气转暖，小孩子在外面疯玩，早已扒掉身上棉衣，春天开始了。许多鸟和虫子不约而同涌现，油菜起薹，小麦疯长，树枝上挂满嫩叶，远远近近许多村子都遮隐在一团团绿雾之中。婆婆纳、三叶草、老鸱草纷纷开出了细细碎碎的花……不管气候和节令怎样变化，它们都会如期而至，照着老样子一个不少呈现在你眼前。

放学时，西宁从路边折一段柳枝，用小刀削下一小圈嫩皮，做成



柳哨，衔在嘴里，有一股清甜的味道，吹着吹着就回家了。

二月二，又是土地菩萨的生日。“土地土地，一年两祭，二月初二，八月初一。”土地菩萨是掌管土地的神，自然要住在土地庙里。土地庙一般建在村口路边，或是一棵上了年岁的大树下。青滩埂的土地庙却在鹭鹭塘中间一个土墩上，由一截断头埂加水跳相连通，这主要是为了防偷。土地菩萨也可以偷？作兴的，越偷越发旺，大人常这样说。别的菩萨都是单身，土地菩萨却是老夫妻一对。这看起来有点不合规矩的一对公婆，并排雕刻在抽屉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上，半身，双手拢在宽肥的袖筒里，脸上看不出表情。人像造型简单，庙更简陋，两块石头为框，一块为顶，那块浮雕石就是后壁了。不过，刻在两旁的对联倒是口气不小：庙小神通大，天高日月长。

土地菩萨是保一方平安的，大事小事都要管。谁家小伢生病，是不是被小鬼缠到了？特别是过麻花（麻疹）出痘，必定要到土地庙烧个香，或者拎只捆了脚的大红公鸡上个礼，请土地公公和婆婆一起去阴间走一趟打通关节……就连村里的牲畜生病，比如牛得了水臃胀、猪不吃食、狗起癫、鸡发瘟，也要上土地庙求一求，甚至搭披厦屋砍棵树都得禀报一下。

土地公公面子大，他老人家过生日，所有小孩跟着沾光，早上起来，除了有炒豆子，还能享受一碗长寿面，面里卧着香喷喷的荷包蛋。这一天，到了晚上又有热闹看。天擦黑前，跟着八老头和一帮大人敲锣打鼓走过村后干草沟，踏着那条形似黄鳝的小路，来到塘墩上土地庙烧香磕头，请求菩萨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八老头瘦矮瘦矮的，一张布满皱纹的秋茄子色老脸，嘴角却留着两撇花白的长长八字胡，还有就是眼珠子有点沉。其实，八老头是个拽子——半残疾的右手有事没事总是平端在怀里。那一年，土

墩上的菩萨不见了，后来查明是河对面小汪村人划船过来偷走的。八老头就带着人划船过去了，找到他们村最有威望的汪才俊。八老头审视着对方，那只平端的右手朝外耸了耸，说：“我来只问一句话，你们晓得我们鹭鸶塘那个土墩是干什么的？它是专门用来供土地菩萨的。你们村可有……肯定没有，对吧？没有格样一个水中土墩子，你叫菩萨住哪里？我们那菩萨可是水龙王转世，没格样的土墩子你们搞什么搞？没有格样的土墩子，菩萨不受用，就不会保佑你们村子兴旺，还会相反，到时候出了事，可别怪我们没有把话跟你讲清呵！”汪才俊点头直说是的是的，当场叫人把土地菩萨抬到八老头的船上。次日一大早又带人过来，放爆竹赔礼道歉。

从鹭鸶塘土墩上拜过菩萨回来，天早已黑透，家中自有一顿丰盛的好饭好菜等候享受。但是礼数却一点不能马虎，桌上摆着鸡、鱼、肉、豆腐四碗菜，上席处放碗筷和酒杯，点燃一挂小爆竹，请先祖回来享用，保佑全家老小平安。同时，还要拿个碗每样菜都蘸一点，倒在外面池塘边，给那些没有后人的“野祖”食用。然后，一家人开始动筷。

吃完晚饭，要是不想在家歇着，就去看烧牛粪草包子。

牛栏屋里积了一冬的牛粪草，扒到稻场上抖开晒干，一点不臭，还有一股好闻的发酵味，被人用稻草包成一个个笆斗大的包子，那比街上包子店师傅的手艺还要好。二月二黑月头晚上，这些包子都要弄到选好的秧田里烧，增加地力。把土堆成坟丘，里面就是点燃的牛粪草包子。有时土压少了，正好一阵风吹来，就有暗红明火往外窜冒。人影幢幢，烟火阵阵，倒映在乌沉沉水塘上，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牛粪草包子极耐烧，一个个土丘余烟袅袅，好多日不断，空气里窜满焦土味。



至于做土地会，是秋天收获以后的事了。这也是个浸透着欢乐的节日，八月初一，天还有点热，借着给土地婆婆做寿的名义，杀鸡宰鸭，从塘里打来鱼，一个村子大人小孩集中一起打牙祭。

初秋，篱笆上有一种赤豆大小的昆虫，壳盖红亮红亮，像刚从油罐里爬出，叫作“小油包”。一看见它，大家就唱：“小油包，摇铃铛。你娘死在东山上。狗扒了，猫埋了，摇着铃铛又来了……”瞒着大人，抓几只“小油包”放到土地公公脸上，谁的“小油包”能直直爬上额顶头，一年的好运就归了谁。

三月三

三月三，
蛤蟆出藕簪。
三月三，
照骚板，
坏虫一扫光。

三月三，据说是观音娘娘的生日。这一天，也成了各村女人自己的节日，老的、少的，一大早就起来梳洗打扮，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走亲访友。纵横交错的阡陌上，行走着一群群穿红着绿的人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

早饭桌上，除了香喷喷的蒿子粑粑，外婆还给西宁端来一碗地菜煮鸡蛋。地菜是最常见的一种野菜，书上叫荠菜，田间地头，到处都有。其实格个时候地菜早就老了，长葶乱枝上开满白色小花。掐一些地菜花回家，放在锅里和鸡蛋一起煮。煮出来的鸡蛋壳呈淡淡的绿，散发出一股地菜的清香。外婆说，蒿子粑粑是巴魂的，吃地菜煮鸡蛋哩，消病消灾，魂就丢不了。

三月三，油菜开花一片黄。村子都被淹没在金黄色海洋里，成了一个孤岛。浓郁的花香渗入空气，随风飘散在旷野间，引来蜜蜂嗡嗡嗡嗡地忙碌，大大小小的叶蝶子飞来飞去。有的狗看见这铺天盖地的油菜花，都会发癫疯，跑得整天见不到影子。“菜花鲇鱼”也上桌了，这些日子，鲇鱼守在水缺边，饱食田沟里淌下来的花瓣而



醺醉，肚皮朝上漂浮于水面……有月亮的晚上，人们手持捞网，围着油菜花田边水域逡巡，看到水面白光一闪，眼疾手快，伸网就捞了上来。不仅是人，就连圩乡的猫也深谙个中秘诀，油菜开花，所有人家的猫都去水塘边蹲守抓醉鬼去了。

三月三，蛤蟆出藕簪。地下的藕茎嫩头钻出水，这种嫩头尖尖的，金属一般黄灿灿，被称作藕簪或藕钻子。水面上，有一窝窝旋动的黑团，是成千上万只新生的小蝌蚪。池塘和水凼子里，到处都能见着这样的墨团。其实，它们是长不成蛤蟆的，只能长成沉默无声的癞癞蛄子，圩乡人所称蛤蟆是青蛙，发音为含巴。这些日子，含巴整夜不歇地在浅水塘里呱呱鸣叫，它们的卵多是产在水稻田，时日还没到哩。浅水里，能看到金得蛄（一种扁长蚌）钻出的洞眼。更多寻常螺蚌会趋近岸边晒太阳，它们从壳子里伸出肉足缓爬慢行，在清澈的水底留下细长的线槽……许多条没有头绪的线槽交织一起，拼出怪异图案，很能激发人的联想。

蜂子锥屋檐，稻种快下田，一些身材粗短的土蜂成日里飞来飞去嗡嗡闹着。捉土蜂，便成了孩子们的拿手好戏。先找个小瓶子，眼瞅一只土蜂钻进泥墙的洞穴，迅速将瓶口罩紧洞眼，然后拍墙，不一会，土蜂就乖乖爬进瓶子了。有时候，小东西并不配合，任你怎么拍打也不出来，就得用小木棍去掏它……还有的时候，明明看见钻进去是土蜂，却掏出来一只喜蛛子。光头猴和毛伢子他们两家是连体的屋挑檐，一溜夹板打的土墙，有许多蜂子锥的洞眼。大家捉土蜂，大奶奶在屋子里听见了声响，怕把墙壁搞坏，就颠着小脚出来驱赶。待大奶奶进屋后，众人又跑回来继续玩，而且边玩边唱：“大奶奶，精怪怪，笠帽壳，蓑衣盖，蜂子锥不坏……”

唯有多得要命的骚板虫让人心烦。格些骚烘烘的褐红色小虫，